

# 國際儒藏

---

韓國編  
四書部  
孟子卷

②

---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華夏出版社

國家二一一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九八五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 國際儒

---

韓國編  
四書部  
孟子卷  
②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孟子卷·2 /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

編纂委員會編；《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審校委員會審校。

北京：華夏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9

ISBN978-7-5080-5927-3

I. ①國… II. ①國… ②國… III. ①儒家—研究 ②孟子—研究 IV. ①B222.0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0)第177039號



## 國際儒藏編纂與研究指導委員會

主任 紀寶成

副主任 馮俊 馮惠玲

## 國際儒藏編纂與研究學術委員會

主任 紀寶成

副主任 馮俊 馮惠玲 張立文(常務)

學術顧問 (按姓氏筆劃為序)

西原春夫(日) 任繼愈

李佑成(韓) 季羨林

柳承國(韓) 南懷瑾

溝口雄三(日) 趙淳(韓)

潘文閣(越) 戴逸

羅國傑 饒宗頤

## 學術委員 (按姓氏筆劃為序)

干春松 于向東 王軍 王秀梅 王國軒

毛雙民 方立天 方國根 尹志華 尹振海

尹絲淳(韓) 成中英(美) 向世陵 池田知久(日)

安樂哲(美) 阮才書(越) 牟鐘鑒 杜維明(美)

李林 李東俊(韓) 李振綱 吳錫源(韓)

何成軒 何英芳 宋志明 阿·阿·馬斯洛夫(俄)

阿·盧基亞諾夫(俄) 林美茂 林熒澤(韓)

林慶彰 范文深(越) 拉爾夫·莫裏茲(德)

周桂鈿 郝立新 胡雙寶 郭彥 姜日天

洪軍 孫通海 陳樺 黃樸民 許南鎮(韓)

商聚德 梁濤 梁國興 張敏 張文強

張志偉 張忱石 張連良 崔英辰(韓) 彭林

彭永捷 程剛 嵇遼拉(俄) 喬清舉 焦國成

湯恩佳 溫海明 楊慶中 楊輝君 賈洪寶

鄭克孟(越) 劉尚榮 潘富恩 冀勤 嚴正

羅安憲

#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編纂委員會

總編纂 張立文 王國軒

主編纂 林熒澤(韓) 姜日天(執行)

編纂委員 (按姓氏筆劃排列)

王軍\* 王秀梅\* 毛雙民\*  
方國根 尹志華\* 尹振海  
尹選波 李林 何英芳\*  
胡雙寶 郭彧\* 洪軍  
孫通海\* 陳明 梁濤  
張敏 張文強\* 張忱石\*  
張連良 彭林 程剛  
喬清舉 楊輝君\* 劉尚榮\*  
冀勤\*

(帶\*者兼任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審訂專家。)

#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審校委員會

主任 高文柱 賀耀敏

副主任 楊國安 魏清源 周蔚華

學術顧問(以下按姓氏筆劃排列)

王立群 朱紹侯 佟培基 錢超塵

審校委員

于連榮 王方 王敏 王靜 王濤 王宋卡  
王宏方 王勤濱 尹高林 史紅偉 白金 安玉玲  
李珂 李敏 李瑩 李春艷 李新偉 李福永  
吳悅 邱崇 宋立 馬惠玲 胡德嶺 孫俊霞  
孫瓊歌 徐瑞麗 康麗娜 陳佼 陳付國 陳清林  
陳媛婧 黃瑞麗 許衛東 張冰 張培 張樂  
張海霞 張新俊 張樂林 張麗麗 崔鵬舉 董瀟涵  
傅書靈 楊亮 楊柏林 楊國安 楊黎輝 賈慧  
賈洪寶 趙安民 鄭慧霞 鄧鳳靈 劉策 劉永華  
潘其光 霍本科 韓洪波 魏清源 譚蜀峯 顧海麗

#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孟子卷目錄

## 【孟子卷二】

###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四冊】

孟子講義	瓶窩全書	李衡祥(一)
浩然章問答	遜齋集	朴光一(四七)
孟子雜著	巍巖遺稿	李 東(五七)
孟子說	正庵集	李顯益(七一)
孟子講義	陶庵集	李 緯(八一)
孟子講說		李 緯(九三)

###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五冊】

孟子疾書	星湖疾書	李 澗(一六三)
朱子言論同異考	孟子卷	韓元震(二八五)
孟子經義記聞錄	經義記聞錄	韓元震(二九五)
孟子雜著	南塘集	韓元震(三〇一)
孟子辨議	立齋遺稿	姜再恒(三〇五)
孟子經說	邵南集	尹東奎(三一三)
孟子講說	白水集	楊應秀(三一七)

孟子經義	漢上經義	金元行(三四一)
孟子講義	壽齋遺稿	李崑秀(三五一)
孟子不動心章說	鹿門集	任聖周(三五五)
孟子劄疑	庸齋集	金謹行(三五九)
孟子疑義	順庵集	安鼎福(三六九)

###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六冊】

孟子劄錄	本庵集	金鍾厚(三八三)
孟子纂注增補	四書纂注增補	柳長源(四〇一)
孟子小注考疑	四書纂注增補	柳長源(六六七)

###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七冊】

孟子劄錄	經書劄錄	金龜柱(六八一)
------	------	----------

## 【孟子卷一】

###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一冊】

孟子釋義	四書釋義	李 滉(一一)
孟子釋義	四書釋義	李 珥(二二三)
孟子質疑	艮齋續集	李德弘(一七三)
孟子辨疑	經書辨疑	金長生(一七七)

孟子講義	月沙集	李廷龜(一八五)
孟子僭疑	晚悔集	權得己(一八九)
孟子淺說	趙翼(二四一)	趙翼(二四一)
孟子疑	四友堂集	宋國澤(三一五)
伐燕章書筵講義	炭翁集	權認(三一九)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二冊】

孟子答問	四書答問	李惟泰(三二五)
孟子或問經義通考	論孟或問經義通考	宋時烈(三七五)
孟子雜錄	松峯遺稿	吳益升(五一五)
讀孟子劄記	木齋集	洪汝河(五一九)
孟子疑	三世合稿	房明燾(五二三)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三冊】

讀孟子	松月齋集	李時善(五二九)
孟子思辨錄	思辨錄	朴世堂(五三三)
孟子劄記	厚齋集	金幹(五九五)
孟子劄錄	滄溪集	林泳(七一九)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四冊】

孟子解	霞谷集	鄭齊斗(七二七)
-----	-----	----------

孟子說	霞谷集	鄭齊斗(七六三)
-----	-----	----------

【孟子卷三】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七冊】

孟子通理	九龍齋集	白鳳來(一)
孟子讀書劄義	存齋集	魏伯珪(二五)
孟子問疑	湛軒集	洪大容(四五)
孟子經義	蘿山集	趙有善(四九)
孟子劄略	近齋集	朴胤源(五三)
孟子經義	濯溪集	金相進(五五)
孟子經義條對	謙齋集	奇學敬(六三)
孟子疑義條對	水村集	高廷鳳(六九)
孟子經義條對	龜巖集	李元培(七三)
孟子雜識	自然齋集	金履九(七九)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八冊】

孟子竊意	五書諸注竊意	崔左海(九五)
------	--------	---------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九冊】

孟子講義	弘齋全書	正祖(三七三)
------	------	---------

孟子要義 與猶堂全書 ..... 丁若鏞(四二五)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十冊】

孟子講義 明泉全集 ..... 徐澄修(五二三)

孟子講義 癡庵集 ..... 南景義(五三三)

孟子說 謙窩集 ..... 沈就濟(五三七)

孟子講說 山木軒集 ..... 金義淳(五四一)

孟子隨筆 碩齋別稿 ..... 尹行恁(五四五)

孟子讀書隨記 老洲集 ..... 吳熙常(五七三)

孟子時習錄 海隱遺稿 ..... 姜必孝(五七九)

東儒孟子解集評 附：四書總論

東儒四書解集評

鄒書春記 弘齋全書 ..... 柳健休(五八三)

孟子論性纂要 性庵集 ..... 金近淳(六二七)

孟子問 性庵集 ..... 金魯謙(六六七)

孟子辨疑 風村集 ..... 金魯謙(六七九)

孟子圖 風村集 ..... 崔象龍(六八七)

孟子圖 風村集 ..... 崔象龍(七二七)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十二冊】

孟子雜著 華西集 ..... 李恒老(七三一)

孟子講義 性齋集 ..... 許傳(七三九)

孟子演義散錄 附：孟子不動心圖

養蒙齋集

孟子答問 蘆沙集 ..... 金在洛(七四五)

孟子雜著 槐園集 ..... 奇正鎮(七四九)

孟子經旨蒙解 松塢遺稿 ..... 李 竣(七五九)

孟子筆程 晤堂集 ..... 朴宗永(七六七)

孟子筆程 晤堂集 ..... 李象秀(七七七)

【孟子卷四】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十一冊】

讀孟庭訓 ..... 申教善(一)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十二冊】

孟子劄義 求志錄 ..... 李震相(一六九)

孟子經義 雲庵集 ..... 朴文一(二〇九)

孟子問目 雲庵集 ..... 朴文一(二二一)

孟子考略 克齋集 ..... 盧似淵(二二五)

孟子講說雜稿 省齋集 ..... 柳重教(二二九)

孟子經義問對 石南居士續稿 ..... 徐基德(二三七)

孟子問答 丹邱遺稿 ..... 金永三(二四三)

孟子講義 雲圃集 ..... 石禹鍾(二四七)



孟子雜著	良齋私稿	田 愚(二六一)
孟子經義問對	桂陽遺稿	李 嶽(二七五)
孟子讀書漫錄	秀山集	金秉宗(二八三)
孟子集注	壺山集	朴文鎬(二八七)
孟子或問	壺山集	朴文鎬(二九三)
孟子性學輯考	壺山集	朴文鎬(二九九)
孟子補傳	壺山集	朴文鎬(三一)
孟子隨筆	壺山集續集	朴文鎬(三一五)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十三冊】

孟子集注詳說	七書注詳說	朴文鎬(三四三)
--------	-------	----------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孟子第十四冊】

孟子答問	茶田經義答問	郭鍾錫(六〇五)
讀孟子	明美堂集	李建昌(六九五)
孟子問答	竹逸集	鄭灝鎔(六九九)
孟子劄疑	醒齋遺稿	李瓊錫(七〇七)
孟子章句	叢瑣錄	吳弘默(七一五)
孟子講義	存稿	任百禧(七二三)
孟子雜著	性軒文集	林翰周(七二七)
孟子問答	雲溪集	車 鴻(七三五)

孟子問答	欽齋集	任公烈(七三九)
孟子劄疑	遼溪集	金 壇(七四九)
孟子類集	中山全書	朴章鉉(七五九)
孟子人物類聚	論孟人物類聚	純祖命編(八一五)

# 孟子講義

〔韓〕李衡祥 著  
霍本科 點校  
郭彥

【題解】

孟子講義作者李衡祥（一六五三—一七三三），字仲玉，號瓶窩、順翁，本貫全州，孝寧大君之後孫。一六八〇年（肅宗六年）別試文科丙科及第，曾任戶曹佐郎，外放錦山郡守、濟州牧使等職。一七二七年（英祖三年）授戶曹參議，辭不就。官至漢城府尹，被選為清白吏。於永川建洪然亭，鑽研學問。本書收錄於瓶窩全書瓶窩講義，題下原有注「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大旨過人欲，存天理」。選取重要章句加以解說，注釋較少，主要闡明經義，論旨大致不離程朱藩籬。（崔錫起）

孟子，漢書〔注〕①曰：「字子車。」一說：「子輿。」鄒人也。鄒本邾，而孟子塚在魯國城南，地隸鄒縣，而屬於魯，今之滕州也。或曰：魯人也，而居鄒，非生於鄒。趙嘉所謂「魯公族孟孫之後」者，得矣。漢書曰：「受業子思之門人。」②「王邵以「人」為衍字，趙嘉注及孔叢子等書皆云「親受業」。章句以為「未知是否」，而兩存之。勿論親學及門人與否，此書之淵源於中庸處甚多。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必待耳傳面命而後得者也。蓋以諸儒說觀之，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知易知春秋亦莫如孟子。若其游事，先儒說皆各不同。史記云：梁惠王乙酉，至梁；當齊湣王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居齊。古史曰：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襄與齊湣。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及荀子不合。通鑑以伐燕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先游梁，而後至齊。章句皆兩存，以「未知孰是」結之。小注諸說又極多說，今當以孟子為正。況其所著，史云「與萬章之徒作七篇」，韓子曰「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言」，朱子以史為近，又曰：「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至滕文公首章，解之曰：「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慶源輔氏以謂「後來不曾改」者是已。至若道學，韓子推尊，謂功不在禹下，曰「醇乎醇」。程子曰「已到至處」，朱子曰：「至字當作聖。」又曰：「仲尼元氣，顏子春生，孟子兼秋殺；仲尼天地，顏子和氣慶雲，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此也。夫子只說仁，孟子便說仁義；夫子只說志，孟子又說養氣。此先聖所不發，大有功於世者，以其言性善故也。」此皆程子之訓。而又以英氣謂有圭角，且曰：「冰與水晶，非不光也，比之於玉，自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此其大綱而已。

① 「注」脫，「字子車」出自漢書注。

② 此句引語出自史記，非漢書。

【梁惠王 上】 七章。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首句答利國之問，故曰「何必曰利」；末句釋仁義之利，故曰①「亦有仁義」。蓋梁惠王之志專出於利己也，見賢之初即以利國詢之。孟子已知其切己然後方可警心，乃以「不奪不蹙」言其求利之害，又以仁義之道喻其君親之利必如此可和於義。蓋人性有五，而只舉仁義者，以其為大端也。仁為心之德，則性之所以為體也；義為事之宜，則情之所以為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生成。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是故全其心德以復性明理，則仁之體為至大；取其斷制以勝私去累，則義之用亦尤切。兼言「仁義」以該體用之全，單提「後君」更示功用之切，修齊治平，無有遺漏。而惜乎梁王之不復更問，以復天理之公也。

移民移粟

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梁王雖行小惠，不知王道之為何物，欲民之分外加多，何以異於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宜孟子之以戰喻之。而「不違農時」以下，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以下，王道之成也。制民之產，無

有罪歲之心，則民將襁褓而至，雖欲不王，得乎？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春秋時，周室雖微，孔子每以尊周為本，列國少有僭違，輒舉義而峻斥之。獨孟子以王道勸齊梁之君，烏得免後世之疑也？程子特著其說，斷以「天命之改與未改」者，極有深義。嗟夫！夫子之時，人皆知周室之當尊，是其於義猶可為主。而至七國時，天下已不能復知有周室，則人心可見矣，其義不得不勸諸侯以獎王道。而秦楚，蠻戎之國也。當時大勢，不入于楚則必入于秦。若令二國得志，則非天下之福也。是以獨惓惓於齊梁二君者，亦夫子東周之意也。文王、孔子守天下之經，武王、孟子達天下之權。溫公及李泰伯之議不達而非之，程子所以舉義辨之，朱子亦以「孔孟易地皆然」結之。此係大段義理，讀孟子者不可不先知此義。

「穀棘」章

「文武之道，幽厲傷之。」東遷之後，五霸迭興，學士大夫亦不知王道矣。天下皆知霸業之可尚，桓文又其盛者。而此亦不詳，宣王心說其事，以孟子為賢者也，必應深知，故雖即舉問，既恐其不易知，又慮其不輕言，乃曰：「可得聞乎？」孟子先絕其心，曰：「聖門所不言，故我

① 「曰」脫，據文義補。

雖不聞，必欲言之而不止，則所可必行者，其王道乎？」宣王亦知其王政皆在於心也，揭此德字以問之。孟子以「保民而王」先陳綱領。王自量其不敢當，故又問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是其有為之志也。見牛之時，良心已發，緣億響鍾不容得已，則以所不見者易之。此其無所為而為者，亦可以遂明，故「穀觶」之說誘其善心，又以「以王為愛」激其心，「不忍」二字許其已發之良心，體無限量，用無終極，苟推其極，何事不做？此亦不屑之誨也。王愍其民之不知本心也，平說其易羊之賣出於不忍，則其心方在於歉缺之中。此際引發之道尤宜激勸，故又以「牛羊何擇」解其百姓之言。則自知其事之果然也，笑而自言曰：「是誠何心？」蓋其不學也，雖不能以事逆志，至此又不知反求其心。更以仁術許之，曰：「見牛未見其羊。」王之心釋然而誠服矣，即以「戚戚」狀其心之深悅，又以「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為問。此時當盡其推類之戒，以副其良心，而不此之為，特以不用力、不用心言其不王之由。彼將疑晦於境界矣，復援其「超海」、「折枝」之「不能」與「不為」，則其心必有所覺悟也。始以自近及遠之道綱舉而納約，又以權度比之，請其心之先推，且將「構怨」、「快心」激之，是不忍於小不忍，而乃忍於大不忍。至是，王之心已露矣，反以「求吾所大欲」微發其端，

此真霸業之欲取者也。乃以「肥甘」、「輕煖」等說先逆其志，則斷之曰：「否。吾不為是。」然則「莅中國」、「撫四夷」之心透露無餘，第不知反有甚於緣木求魚也，鄒楚相戰豈不瞭然目前乎？以「服八，非惟不成，必將有後患」而發政施仁，雖知其可行，自量其心有不可以承當，故曰：「〔吾〕慚，不能進〔於〕是。」然亦知其不可非也，「明以教我」之說實延拖塞責之意也。先言制民產，繼陳其法，結之以「然而不王者未之有」，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甚，終不能悟，宜章句之切嘆而惜之也。總而言之，與宣王問答凡十四章，而未有若此之委曲昭的，洞見心肺而藥之也，或闔或闢，變化抑揚，精神超越，而元氣不動，此豈門人所能模象而傳神者乎？以此益知其此書之自著也。

【梁惠王 下】 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言樂。

宣王語莊暴以好樂，蓋好世俗之樂也。暴亦知其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以告孟子，孟子以「齊其庶幾」揚之。他日問於王，王之變色，是愧其所好之不正；而直告曰「直好世俗之樂」，其所無隱之心勝於梁惠矣。乃以「今樂循其理，則亦古之樂也」說辭，而問之

曰：「獨樂如衆樂，孰樂？」王之言自不得不曰「與人樂，與衆樂矣」。援其「與民同樂」以說鍾鼓田獵，結之以「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噫！若以禮樂治之，則必放鄭聲，何俗樂之不放乎？然此時列國皆以南面獨樂，不知與民同樂之為王道。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以喻今樂之亦如古樂，且以民之欣喜勸其行王（道）<sup>①</sup>。然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好世俗之樂者，私欲也。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妥當活看。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於傳有之。

章句曰：「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傳，謂古書。今按，文王靈囿在鄠縣澧水之西，此必三分有二時也，不然百里之國何有七十里之囿也？且必有古書，故孟子言之，今雖不存，其訓則切矣。輔慶源以「未必其然否」疑之，何也？

交鄰國有道。

仁者量寬而意愛，無計較之心，忘強弱之形，含弘周徧，自然合理，湯之事葛，文王之事昆夷足以當；智者識昭而理明，攬時勢之權，得利害之便，斟酌方便，不失其幾，太王之事獯鬻，句踐之事吳亦可方之。故曰：「以大事小，樂天者也；以小事大，畏天者也。」保天下者，氣象彌

大彌仁；保一國者，規模愈密愈巧。齊王託疾，不過曰「好勇」，故不能容忍而為此也。孟子以「撫劍疾視」為血氣之勇，「赫斯」「整旅」為義理之勇，又引周書證以武王之怒，且曰：「民惟恐王之不好勇。」此豈但交鄰而已，性情之正，理欲之分，皆可以一言蔽之。嗚呼，其大矣！

明堂毀諸？已乎？

明堂者，周天子東巡狩會諸侯之所也。此時天子無巡狩之事，諸侯又不當居之，則齊王欲毀，亦如子貢告朔之犧<sup>②</sup>羊也。孟子以「欲行王政則勿毀」為對，其旨深矣。及問王政，而知稅九一、恤四窮之義，則塞之以好貨之疾。孟子不加阻撓，順其志而勸與民同貨，則又以好色難之。更舉大王事，又徯其志。則二君所行自天理上發出，宣王二疾不過人欲中汨沒。其所以遏欲存理者，至此之密，宜庸主之不能採擇也。

所謂故國，非有喬木之謂。

世臣，勳舊也；親臣，信臣也，皆與國同休戚者。而王曰：「何識其不才而舍之？」概謂初不知而誤用，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進賢如不得已」，則謹之至也；

① 「道」脫，據文義補。

② 「犧」，論語集注作「餼」。

「卑逾尊，疏逾戚」，則禮之變也。近臣之言未可信，大夫之言未可信，國人之言亦加審察，而後用之、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大夫皆曰可殺，國人皆曰可殺，猶極明慎，必知可殺，然後殺之。用舍刑殺未有若此之詳密者，而庸君不識也。左右，近習也，可信而不信；大夫，可信也，可聽而不聽；國人，公論也，可從而不可不從。獨加察察之工，見紅認白，喚功為罪，而進之、退之、殺之，則是復諫自智，顛倒是非者之所私。必先明在我之鑑，以正稱物之量，且如夫子觀由、視以、聽言之教，則初非卻詆議而自智也。謹慎之道自當如此，此尤不可不知。

為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

華扁之所業惟醫，而使令於歌舞杯酌之間，責不順旨，則非但大失其才，亦必亡。噫！世無良醫療疾，誠難矣。設令有淺術，乃反屈之於箕帚之間，則又有阿意容悅，甚至於運水搬柴者。有之，主客皆胥失。吁，可惜也！

齊人伐（然）（燕），勝之。

孟子以為宣王時事。章句只引史記曰齊伐之，而不言某王。所謂史記，即年表也。年表以為齊湣王十年丁未。湣者，閔也。戰國策以為宣王時事，溫公通鑑據竹書，亦以為宣王時事。荀子事齊宣，三為祭酒，諱宣王，以歸之湣王。朱子曰：「孟子弟子亦諱湣王為宣王，想得

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故改為宣王。」或問：「湣王雖暴，豈慚於孟子？」答曰：「既做得不是，說得他底是，他亦豈不愧？」①金仁山曰：「雖微戰國策，當以孟子為正。」

鄒與魯閔。

鄒之有司多死，而民無死者。穆公之問，欲誅其疾視者。而孟子以「饑歲民死，而有司莫之救，今而後民得反之」為（門）（對）②，而勸行仁政。賈誼新書稱述穆公之賢，曰：「食雁以糝，糝無也，以二石粟易一石糝。請以粟食，則公曰：『粟是耕耘勤苦而得者，豈為鳥獸食哉！鳥食鄒之糝，則不害鄒之粟。粟之在倉在民，何擇焉？』民聞之，皆知其私積公家之為一。楚王欲淫鄒君，遣之妓樂，公悉以妻死事之孤。且（正）（王）與不衣帛，（仰而）（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行，騷逸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視民如子。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酤家不售酒，屠者罷列，（販）（傲）童不歌，春築不相（扶）

① 此段引文處自朱子語類，有節略。

② 「門」當作「對」，據文義改。

〔杵〕，婦女不珠翠，丈夫釋袂（軒）（軒），琴瑟無音，期年而後復。」<sup>①</sup>先儒以為孟子所言，行之必效。此尤後世之所當服膺也。

滕，小國也，間於齊楚。

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滕之地勢，固戰場也。以小事大，孟子嘗以為智，而此獨以鑿池、築城、與民效死對之者，其時事勢必有如此之形。蓋兼事則力不贍，偏事則一必慮，又況事之則必為其國所并，豈若效死而守國，以死於社稷乎？民不去者，非有仁政之深結不能也，其後滕不滅於齊楚而卒亡於宋。以此言之，則城池、地利也；民不去，人和也；效死而守義者，保國之正法。以此正法待其天，則不亦宜乎？

### 【公孫丑】

上九章，下十四章。

夫子當路於齊。

此章蹊徑甚多。以道而言，則曾子為最；以才而言，則子路居先，概其稟質各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楊氏以「範我驅馳而不獲」比子路，「詭遇而獲禽」許管仲者，何哉？古人質樸，言志溢辭，比及三年可使知方，則不特富強而已，何遽以

未獲疑之乎？若得全齊而為之，何待三年而富強而已乎？此金仁山所以不滿於楊說，而許白雲又以金說為甚詳也。是故夫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此曾西之所以不敢當於子路，而輒然怒於管仲之比也。當時之時，世崇功利，不知有聖賢事業。公孫丑初見孟子，不知霸業之為可羞，始問其心所尊之管晏，以為發問之端。孟子已有經濟之具，烏以霸佐萌心乎？「知有管晏而已」云者，至明且嚴，以曾西所恥曉之，則可以悟矣。猶以霸與顯為極教，而更問孟子。但言「以齊王由反手」，則賤霸之意自在於不言中，訖可喻矣。猶以文王更問，是謂王道之難也，賢聖之君六七作，且多故家遺俗，以其有德澤之餘也，紂之惡雖暴，未遽以亡。此文王之不易也。「雖有（磁器）（磁基）」，不如待時，「德之流行，速於置郵」，況今王（子）（者）之不作久矣，生民困瘁莫此時若也。飢者易食，事半功倍，誠使孟子當路於齊，其所合諸侯尊周室，其功豈淺鮮而已？若夫管晏，亦有等差。管仲之功雖在於管仲之下，其人稍正，且能任才拔能，本無可譏，而未嘗當齊，此所以不舉晏，獨及管者也。然則孟子之不願人比管，以示其王政之自有其道者，吁，亦

① 此段引文節略自新書，據以校。



切矣！

「浩然」章

公孫丑之到門未久也，雖未知孟子道德，已聞上章所教，豈以孟子為淫其心於爵位而有所動也？特以氣不盛則有懼，知不明則有疑，霸王事大，人皆擔當不得，若居卿相之位，無乃有駭不安之端，或有所動心乎？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章句以「恐懼疑惑」解其不動之由者，以心體驗的知其如此。程子釋「難言」章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愚亦解此章曰：「觀此一言，則朱子之不動心亦可知矣。」恐懼是養氣張本，疑惑是知言張本，「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據此則此章之旨自可推度。而丑也不悟，乃以心所慕仰之勇者為問，曰：「夫子過孟賁遠矣」。孟子始以「不難」答之，又曰：「告子先我不（同）（動）心」，內外大小之辨，蔑以加矣。更以「有道」為問，則答以「有」之一字者，剖析無餘，又以黜、舍、曾子、子夏分言之。蓋北宮黜，刺客之流也，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孟施舍，力戰之士也，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不動心一也，其所以不動心則不同。不膚撓，不目逃，視刺萬乘若刺褐夫，是自負而恃力者也，有似乎子夏之篤信聖人也；量敵而進，慮勝而會，視不勝猶勝，是無勇而畏三軍者也，有似乎曾子之反求諸己也。以此推之，黜之不

恐，專要於勝人，此猶在人也；子夏之以聖人為可信，不須更思，舉皆服之者似之；舍之無懼，專於在己也；曾子之視聽必察，得其可否而後信之者似之。此所以甚類而易比也。其所守氣而養勇者雖或彷彿，於氣象亦非等倫淺深之謂也。若論二者之勇，雖未知其孰勝，舍之無懼愈於黜之勝人者，以其守約故也。曾子所聞之勇與此大異。自反而不直，雖褐寬吾不敢使之慄也；自反而不縮，雖千萬吾往者，蓋以縮不縮只在於方寸之間，苟不愧怍，大利害、大禍福不足以動吾一髮。然則孟賁、黜、舍是勇上務剛猛者也，羸壯而不動心；告子是氣上執凝確者也，自是而不動心；曾子理上做工夫，所成就深粹而不動心；子夏義上做工夫，所見聞無疑而不動心；孟子義理上做工夫，是有定見，是有定力，酬酢萬變，不勉而不動心。如是，則黜之強勇不如舍之守氣，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愈得其要，此孟子所以引喻者也。

夫志者，氣之帥也；氣者，體之充也。「不得於（言）（心），勿求於氣」，或不深非；而「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大不可，此告子所以固守其心，先孟子不動者也。嗟夫！告子之天資剛勁，自有大過人者，或融其本源，或服其師說，則何理不明，何心可動？而硬把，而羸制，堅忍而固執，以守一偏之見，常以為言語之失當求於言，而